



抗战三部曲

1944年夏，衡阳，
第十军以1.7万人抵挡10万日军的围攻，浴血奋战……

兵贩子

林家品◎著

山河飘摇，家国震荡，原只为混口饭吃的选择，竟成就了崇高的新定义，这才叫人性！
兵贩子们的“身不由己”，却还原了这段悲壮历史

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

“经过47天的战斗，8月8日，衡阳失陷，48000名日军阵亡，伤亡超过70000人。
国军共伤亡15000人。”

——美国国会图书馆资料



SPM

南方出版社
广东人民出版社



SPM
南方出版传媒
广东人民出版社
·广州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兵贩子 / 林家品著. —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15.5

ISBN 978-7-218-09858-6

I. ①兵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300271号

BINGFANZI

兵贩子

林家品 著

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人: 曾莹

责任编辑: 梁茵 白雪

封面设计: 尚书堂

责任技编: 周杰 黎碧霞

出版发行: 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(邮政编码: 510102)

电话: (020) 83798714 (总编室)

传真: (020) 83780199

网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刷: 广州家联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89mm × 1092mm 1/16

印张: 18.25 字数: 240千

版次: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36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 (020-83795749) 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: (020) 83795240

献给——

在抗日战场上
舍命杀敌
而曾为人们不齿的
兵贩子们



在开往衡阳的一支队伍里，有着我叔爷那瘦小的身躯。

我叔爷走在这支队伍里，是去参加衡阳会战。

我叔爷去参加衡阳会战那年，是民国三十三年夏。

民国三十三年，是我们老家人俗称“走日本”那年。那年的夏天，格外热，热得女人们吃了夜饭聚在街口歇凉时，尽往月光或星星撒不着一丁点儿光辉的黑暗里钻，钻进黑暗里悄悄地将上衣解开，以一把蒲扇使劲扇着堵满汗水的乳壕。

我们老家人俗称的“走日本”，其意思到底是躲日本人呢还是过日本兵，实在不太清楚，也许是两者的意思皆有。反正是在这一年，来了日本人；而来了日本人，他们就遭了劫。他们不可能知道的是，这个偏僻山区在这一年之所以“走日本”，竟是日本陆军大本营的战略计划所致。竟然是和我叔爷所去的衡阳有关。

民国三十三年夏，侵华日军集结了十七个步兵师团、六个旅团、一个战车师团，以湖南岳阳为出发点，由湘江东西两岸，发动钳形攻势南犯，务必要占领衡阳，将通往西南诸省大门封锁，并继续向广西南宁推进，以切断黔桂铁路及黔桂公路，将通往川、滇、黔诸省通道封锁。这一“继续向广西南宁推进”，地处湖南、广西交界的我的老家，就是日

军必经之地。

国军方面，蒋介石则命令不惜任何牺牲，固守衡阳。要求在守备战中，务须尽量消耗敌军之兵力，促使其蒙受严重伤亡之打击，再配合外围友军，内外夹击，歼敌主力于衡阳近郊地区。

日军务必要占领衡阳；蒋介石命令要不惜任何牺牲固守衡阳，足见衡阳战略地理位置之重要！

衡阳的战略地理位置之重要，可以毛泽东的一段话来概括，那是衡阳失守后的第四天，毛泽东在延安于是年八月十二日《解放日报》社论里说的：

衡阳的重要超过长沙，它是粤汉、湘桂两条铁路的联结点，又是西南公路网的中心，它的失守就意味着东南与西南的隔断，和西南大后方受到直接的军事威胁。衡阳的飞机场，是我国东南空军基地西南空军基地之间的中间联络站，它的失守就使辛苦经营的东南空军基地归于无用：从福建建瓯空袭日本的门司，航空线为一千四百二十五公里，从桂林去空袭则航空线要延长到二千二百二十公里。衡阳位于湘江和耒水合流处，依靠这两条河可以集中湘省每年输出稻谷三千万石，还有极其丰富的矿产，于此集中，这些对大后方的军食民食和军事工业是极端重要的，它的失守会加深大后方的经济危机，反过来却给了敌人以“以战养战”的可能性……

无论是日军的战略意图，还是国军的保卫重任，无论是蒋介石下达的死守命令，还是毛泽东后来所做的论述，这些，我们老家人当然是不知道。倘若衡阳会战胜利，阻止了日军向广西推进，那么地处湖南、广西交界的我的老家，我们老家人，便不会有“走日本”这么一劫。而从我们老家这个角度来说，诸如我叔爷他们这些去参加衡阳会战的人，则不但是为了保卫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、保卫西南大后方，更是直接保卫

自己世代居住的家园。遗憾的是，我叔爷他们当时也是全然不知。别说他（们）当时是全然不知（他以后也不知），就连我这个读过大学文科，专门学过大学老师写的含有抗日战争历史讲义的人（我现仍保存着的大学老师写的历史讲义中，连衡阳会战或衡阳保卫战或衡阳血战这个词都没有），也是在听我叔爷多次讲到他吃粮吃到衡阳的经历，而决心写这本书时，通过找到的有关资料才知道的。这有关资料，又有不少是来自侵华日军的战史。如《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〈衡阳战役之部〉》。

这段战史中有如下记载：

打通大陆作战，简称为“一号作战”，自昭和十九年四月二十日起，至十一月止，共持续了半年多时间，参战兵力达十七个师团、六个旅团、一个战车师团，及当时所有残留的骑兵部队，确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规模最大的一次一连串的大军作战。打通大陆作战之构想，系以黄河南岸之“霸王城”为基点，先征服平汉铁路之南半段，进而攻占长沙、衡阳、桂林、柳州、南宁，打通湘桂两线及粤汉两线，全程共一千四百公里。大本营参谋总长杉山元大将上奏曰：一，为阻止美在华空军向我本土袭击，拟彻底毁灭其位于桂林、柳州等处之基地。二，缅甸地区，今后拟实施弹性作战方针……

这个什么“一号作战”，我叔爷到死都不知道。当时，我那前往衡阳的叔爷所知道的只有：他又成了“粮子”，又吃粮了。

二

“粮子”就是兵。当兵就是吃粮。这是我家乡的父老乡亲对“兵”和“当兵”的释义。其实说“释义”也并不确切，因为他们基本上没说过“兵”和“当兵”这个词，大凡街坊上一过兵，他们说的就是粮子来了；大凡谁当了兵，那就是谁去吃粮了。而我叔爷已经不止一次当过兵。

当时，我叔爷还知道的是：衡阳是个大地方，好玩。

我叔爷之所以知道衡阳是个大地方，好玩，是因为他在以往吃粮时，来过衡阳。

我叔爷一说起衡阳就口沫飞溅，那是显示他到过大地方的自豪，他说衡阳那个大呀……哎呀呀……啧啧……

我叔爷说的衡阳那个大，大到什么程度呢？那就是将十个白沙老街（新宁白沙老街是我叔爷的家乡，当然也就是我的家乡）加起来，也没有衡阳的一条街长，更别说衡阳的火车站和衡阳的那条大江了。

“火车，你们见过火车么？”我叔爷说起火车，似乎有点恨自己的口才不足，他简直形容不出那火车的样式，只能学着火车的鸣叫，和那火车轮子滚动的声音，再做出吓人的样子，说，你们把全白沙街的人都喊去，看能推得那火车动么？嘿嘿，牛皮不是吹的，火车不是推的，你们只有见到了火车，才知道什么是不能推的。有火车就必有火车站，就好比犁田的牛得有个牛栏，拉车的马得有个马厩，那火车站就是火车困

觉、歇息的地方，衡阳那火车困觉、歇息的地方啊，全天下第一！

说到衡阳的那条大江，我叔爷的话则简直就有为之折服、唏嘘不已而又舍我其谁（除了他，还有谁知道呢）的味道了。我叔爷说衡阳的那条江那个长啊，那个宽啊，那个气势啊，那个热闹啊，（你们）老街人有谁见过？没有吧，只有我吧！我叔爷说那条江能一口气说上半个时辰，因为新宁白沙老街门前也有一条江，名唤扶夷江，一涨大水时，也够得上宽的了，因此我叔爷非得以衡阳的那条江来压倒扶夷江不可。而他讲江水，讲江里的船，原本就是有口才的。

“……轮船、轮船，你们又没见过的吧！这扶夷江里从来都没有过轮船吧！那能开轮船的江，你们说，该是个什么样？那江面，该有多宽呢？全天下第一！”我叔爷又说了个全天下第一。

“衡阳那轮渡码头，是两艘轮船对开啊！这一艘开过来，那一艘开过去，你们说，一天得过多少人？又哪里有那么多人过江、他们过江去干什么呢？那是做生意的老板和上班的工人哪！工人，你们知道吗？不要种地，不用自己划船，他们靠的是工厂……那江两岸，嘿，全是商铺、工厂，一眼望不到头哇！你们说该有多少人过江，不用轮船行吗？……帆船，帆船当然是有的啦，可人家江里的帆船有多大？都是竖的三张桅杆挂的是三张帆，咱这扶夷江里有吗？没有，连挂两张帆的都没有。那三桅帆船，你们知道能装多重？几千石哪！哎，你说木排，人家那江里，当然也有木排啦，只是那木排有多宽，连起来又有多长呢？咱这白沙老街，也就和它差不多吧……人家那木排往下放去时，一排连着一排，就等于是咱这一条一条的老街在江面移动哪！……”

我叔爷虽然没有说出壮哉雄哉！但他说着说着就来了哎呀呀……啧啧，只是他说到那哎呀呀时，往往便不往下面说了，暂且打住，如同说书一样的得卖个关子，因为他接着要说的是衡阳的妓院和戏院了。哎呀呀，衡阳的妓院那才叫妓院呢！哎呀呀，衡阳的戏院那才叫戏院呢！白沙老街的人，你们见过么？进去过么？而我叔爷一回味起那妓院戏院，

便会不由自主地啧啧起来。

我曾问过我叔爷。我说叔爷你到底进过衡阳的妓院没有？我是想要我叔爷在我面前老实交待。因为在我喊叔爷时，他就是个瞎子，不但街坊邻居在背后喊他瞎子，就连我父母亲，也在背后喊他瞎子，以致于我在学会喊叔爷的同时，也学会了在背后喊他瞎子。他这个瞎子其实只是右眼全瞎，左眼还有那么一点点光。但瞎了的那只眼睛完全干瘪了进去，还有一点光的那只眼睛也是往里眦着，让人担心那一点点光也会很快就被眦得不见了。在我问他到底进过妓院没有时，我当然已经到了有性意识的年龄，已经懂得男女之间的事了。我是不太相信像他那个样子的人也能进妓院。

我叔爷没有立即回答，只是嘿嘿地笑。大概是要在我这个晚辈面前保持点尊严。他既不承让，也不否认，嘿嘿地笑了一气后迸出一句：“你小小年纪，懂得什么？你叔爷我没瞎眼睛时，也是个英俊后生呢！那衡阳，原本是好玩哪！”

到得我再大些时，我才知道我叔爷原来是当国民党的兵去的衡阳，这让我有点害怕。我不是害怕他这个曾是国民党的兵会对我实施什么阶级报复，而是怕他会受到无产阶级专政。可他在我们白沙老街，即算是在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那样的运动中，也没有被抓去游街示众，就连他的崽女，亦没有受到任何牵连，因为他没有崽女！他一直是人一个，卵一条，连茅草屋子都没有一间。“河里洗澡庙里歇”，正是对他生活的写照。他住的是白沙上街的一个破庙。而且街坊人都知道，他当国民党的兵是专替别人顶壮丁，虽然成了国民党的兵，但每次都是不到一年，或半年，甚或几个月，就逃了回来。他是国民党兵的逃兵！这逃兵就说明他还是具有无产阶级立场的。更何况他无论在解放前，还是解放后，都是穷得连叮当都不响的真正的无产阶级。为什么说穷得连叮当都不响呢？因为他没有敲得叮当响的鼎锅，他煮饭的那个锅子，是借了人家的（人家当然也没打算要回）。后来，我终于知道他参加过衡阳血

战。他那眼睛，就是在衡阳血战中被打瞎的。我想，他怎么光说衡阳好玩，不跟我说那血战呢？原来他那时是不敢讲。他怕讲出自己参加过血战的事，那就是帮国民党打过仗。

而在他又一次成为粮子、又一次吃粮去衡阳时，他的确是不知道要去打仗的。

三

我叔爷当时虽然只知道衡阳是个大地方，好玩，不知道他这一去是要和衡阳共存亡（如果知道，他也许早就和前几次吃粮一样，在半路上就撒脚丫子开溜了；他是一心想就着这次吃粮的机会，再去衡阳好好地看一看，好好地玩一玩，抽空子再去那妓院戏院风光风光，然后再寻机开溜……），因而依然如同往常一样无所顾忌、甚至兴致勃勃地去吃粮，但奉命守卫衡阳的这支部队的高级长官们却忧心忡忡。

这支部队的最高长官是军长方先觉中将。其下辖三个师：第三师师长周庆祥少将，第十预备师师长葛先才少将，第一九〇师师长容有略少将。方先觉是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，周庆祥和葛先才同为军校第四期毕业生，容有略则是军校第一期毕业生。

这是国军陆军第十军。

第十军的前身为黄埔教导团，北伐时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师。第三师又被称为老三师，老三师的将领有钱大钧、李玉堂、蒋超雄、方先觉、葛先才、周庆祥等。历届第十军的军师长也多是老三师的旧部将

领。民国二十九年，预十师编入第十军建制。

预十师成立于浙江，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；预十师的士兵浙籍、湘籍参半。名闻天下的“湘勇”，正是毛泽东的老乡。第十军士兵则以湖南籍者为多。换句话说，血战衡阳的士兵，就是以蒋介石和毛泽东的老乡为主。

陆军第十军的军长、师长们在接到最高统帅部令他们务必固守衡阳的命令时，心中就有不祥之兆：此次守卫衡阳，凶多吉少！极有可能便是全军覆没，因为他们最清楚自己的兵力和装备。

于是，当我叔爷坐上装新兵的闷罐子车，往被他称为好玩的大地方衡阳开来时，军长方先觉正在蹙眉愁思。

第十军在几个月前刚参加过常德会战。作为援军，方先觉率领的第十军最先抵达常德附近，但立即遭到早就作好准备的数倍日军的拦击，虽说他的第三师终于接出了死守常德的余程万师长，但全军伤亡惨重，元气已经大伤。

方先觉清楚，自己这个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因战功卓巨、获得“飞虎旗”最高荣誉、并被命名为“泰山军”的部队，经过常德会战后，所剩人员已不到编制数的一半，而能直接投入一线的战斗兵员更为匮乏。他将非战斗兵员计算在内，自他这位军长以下，共计尚有一万七千六百余人。这一万七千六百余人中，还包括了军直属辎重兵团、通信营、卫生队、野战医院等等；这一万七千六百余人中，真正能战斗的官兵，包括军直属部队在内，其实不过一万四千余人。在非战斗部队中，虽然可挑选出一部分可战官兵，但无武器装备。

“常德之仗，惨啊！”方先觉不由地叹了口气。

他这声叹息，不仅是叹息守卫常德的第五十七师八千余人，最后只救得师长余程万和两位团长及官兵八十余人，更是叹息他的第十军。当时他属下的三个师，预十师师长孙明瑾和参谋主任陈飞龙阵亡，副师长葛先才、团长陈希尧、李绶光重伤，团长李长和生死不明……第三师在

攻占德山接出余程万时，伤亡亦不小，而一九〇师到此时的官兵总额，才一千二百人。

一千二百人的一个师，能称之为师吗？

日军用以攻衡阳的兵力，则最少是两个师团。日军一个师团可是相当于国军的六个师呵！

以残缺不全的一个军，以武器、弹药、装备、给养统统都成问题的部队，去抵挡日寇两个完整的精锐师团，方先觉能不忧心忡忡吗？

为了解决他这第十军兵员不足的问题，最高统帅部在大战即将来临之际，已下达了一道命令。这个命令是：一九〇师后调，将该师现有兵卒全部分拨至第三师及预备第十师，仅留下班长以上各级军事干部及业务人员，到指定地点接收新兵，加以训练，期满归建。

方先觉虽然不敢明说最高统帅部荒唐，但最高统帅部的这道命令却让他觉得实在是荒唐之至。大战一触即发，敌人能容许你从容地接收新兵，加以训练，期满归建吗？倘若真的将一九〇师后调，现有兵卒全部分拨，班长以上各级军事干部及业务人员又全接收新兵去了，那么大战一经打响，一九〇师不但不可能归建，就连有战斗经验的骨干，也全没了。

不知是不是最高统帅部发觉了这道命令的欠妥之处，很快，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就变了，不要一九〇师后调了，而是派桂籍新十九师归方先觉指挥，参加衡阳之战。

终于来了一个师！方先觉总算嘘了一口气。只是他这口气还刚嘘完，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又变了：新十九师另有任务调回广西，改派第五十四师配属第十军。而五十四师其实只有师部及一个步兵团在衡阳，担任机场的警卫勤务。另外两个步兵团在其他地区值勤，根本就沒来衡阳报到。

没来报到的这两个团意味着什么呢？是否意味着五十四师在保留这两个团的实力呢？方先觉虽然不愿意这么去想，但事实就是如此，配属

他指挥的五十四师只有一个师部在他手下，这个师部直属部队，能战之兵，仅有特务连和工兵连两个连而已，五十四师在城内等于是个光杆师部。至于那个守飞机场的步兵团，他恐怕也不能寄予太大的希望。这个“也不能寄予太大的希望”，就是不一定会执行他要求死守的命令……

大战即临，最高统帅部就是如此为必须死守衡阳的第十军补充、调派兵力。命令乱下，朝令夕改，瞎忙乱动……动来动去，第十军还是原来的第十军，兵力补充成为一句空话……

方先觉忧虑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。

蓦地，电话铃急骤地响了。

“军长，委员长电话！”

一听说是最高统帅的电话，方先觉顿时为之一振。

在这个时候，还有什么比委员长亲自打来电话更令人振奋的呢？他所期待的，不就是委员长给他解决所有问题的良方么？

方先觉疾步跑去，抓过电话，全身笔挺。

“报告委员长，我是方先觉！”

方先觉，字鸣玉，这位委员长的学生，在战场上自连长干起，尔后营长、团长、副师长、师长、直至军长。在委员长——校长的眼里，这个学生自然是没有辜负期望，而在他的心目中，委员长——校长则是对他信任有加，否则，衡阳这么重要的战略要地，也就不会单单交给他来守卫了。至于在大战即临时胡乱下达的命令，则应是最高统帅部那些幕僚们所为！？这不，正当他为此忧虑时，委员长亲自打电话来了。

委员长的电话，正是眼下炎夏盛暑时的及时雨啊！委员长所交办、部署、安排、指挥的一切，是毋庸置疑的啊！

其实不唯是方先觉，几乎所有从黄埔军校毕业的国军将领，对委员长——校长，是从不，或很少置疑的。无论战事发展得如何不可收拾，他们的领袖、委员长总是英明的，坏事就坏在委员长身边的人。因为中

国从古至今，无论哪朝哪代，皇帝总是英明伟大的，身边总是潜伏着奸臣，围满了庸臣的。反过来说，如果连这些黄埔军校出来的将领们都对委员长质疑的话，委员长指挥的抗战也就根本无法抗了。

蒋委员长是从陪都重庆亲自给方先觉打来的电话。蒋委员长在电话中的话语显得是那样的亲切而又挚诚，既抚慰了方先觉和第十军，又勉励了守卫衡阳的众将士；还给了方先觉一个能立解危难的“二字密码”……

蒋委员长说：

“鸣玉啊，你第十军常德之役，伤亡过半，装备兵员迄未补充，现又赋予衡阳核心守备战之重任。我知道你有难处啊！”

方先觉立即答道：

“感谢委员长对第十军的关爱……”

“此战，关系我抗战大局至钜，盼你第十军全军官兵，在此国难当前，人人发奋自勉，各个肩此重任，不负我对第十军之殷。我希望你第十军能固守衡阳两星期，但守期愈长愈好，尽量消耗敌人。”

“是！是！”

“我规定密码二字，你若战至力不从心时，将密码二字发出，我四十八小时解你衡阳之围，你是否有此信心啊？”

方先觉突然接到委员长亲自打来的电话，本来就激动不已，委员长的电话又不但是关爱、激励交加，而且给了他二字密码。有了这二字密码，到得实在无法支撑时，只须将它发出，委员长在四十八小时内就能解围，这不又等于是吃了定心丸么？第十军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？

方先觉听了委员长的这句话后，立即昂然而答：

“报告委员长，本军不惜任何牺牲，惟精忠报国，死而后已。堪以告慰委员长者，据近日来的观察，全军官兵无一人有怯敌之色，人人喜笑颜开，努力构筑工事备战，斗志极为高昂，现在厉兵秣马，准备与敌

决一死战！誓死捍卫委员长所授‘泰山军’之威名。”

方先觉尽管用“人人喜笑颜开”来形容全军官兵的士气，并表示了死战决心，但对于衡阳到底能守多久，仍然不敢拍胸膛打包票，因为他现在最需要的是兵力，是装备，是最具杀伤力的火炮，是有切实保障的后勤供给。

方先觉想着委员长既然亲自打来了电话，那么紧接着他就可以直接向委员长要兵、要枪、要炮、要弹药、要粮草、要供给了。

“很好、很好、很好。”蒋委员长在听了方先觉表示与敌决一死战的话后，一连说了三个很好。

委员长的这三个很好，无疑让方先觉不能不有点受宠若惊。委员长接着说：“我已要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杜聿明，从他的整四十八师，抽调一个摩托化战防炮营，配属你指挥。”

方先觉一听委员长亲自给他增派兵力，始是大为振奋，但一听只有一个营，又不免有些失望，他正要趁此再提到兵员枪炮弹药粮草时，电话那头，蒋委员长说了一句：“你好自为之，祝你一战成功。”

电话，挂了。

立即挂了的电话，使得方先觉军长那有点受宠若惊的神态也立即消逝，余下的便依然是忧心如焚：这点兵力，能抵挡得住日军的精锐部队吗？虽说委员长亲自给他增派了兵力，但仅仅只是一个摩托化战防炮营而已；虽说他已有了委员长的二字密码，但至少也得在固守两星期后，才能将这密码发出的呀！

至少两星期……这两星期可是不能有任何闪失的呵！如果衡阳在两星期内失守，委员长的严厉，方先觉和他的师长们也是知道的。就算委员长网开一面，若失守衡阳，影响整个战局，面对国人，第十军，也是罪无可逭。

方先觉和他的师长们，只能勉励将士，下定必死决心，与进犯日军死拼，以保证至少两个星期的固守。同时，又命令他们自己设法补充的

一些新兵，迅即赶来衡阳报到。

我叔爷他们这批新兵，就是去补充第十军的。

我叔爷对于第十军的这些情况，当然亦是照样不知道，就连军长是谁，师长是谁，他当时也不知道。

可他后来竟不但认识了预十师师长，而且和师长有过对话，这于他是莫大的荣耀。这比之他在老街人面前夸耀自己去过衡阳那么大的地方来，不知要荣耀多少。不过他和师长的那次“对话”，是乞求师长不要枪毙他。

四

我叔爷他们这批新兵，坐上了开往衡阳的火车。

从县城新兵训练营步行去两百多里外的铁路这段行程，本来是我叔爷最好逃跑的路程，可他想着那衡阳，想着往衡阳开的火车，想着有火车坐的滋味，他不但自己走得格外起劲，还鼓励着同行的快点加劲。

一坐进火车的闷罐子车厢，我叔爷兴奋了。呵呵，老子又坐上火车了，老子又能去衡阳了……

在火车车轮辗着铁轨发出的“咣东咣西”中，我叔爷想着那令他啧啧不已的衡阳就在前面时，心里的话儿终于憋不住了。

“老涂，你去过衡阳没有？”他扯了扯坐在旁边的老涂。

我叔爷明明知道老涂不可能去过衡阳，但正是因为老涂没去过衡阳，他才想把自己不但去过衡阳，而且对衡阳熟悉得不得了的话对老涂